

人间外国文学丛书

达拉斯

「美国」李·雷恩特里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达拉斯

〔美国〕李·雷恩特里 著

朱雍 译



Lee Raintree

DALLAS

根据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0 版译出

责任编辑：冯耀明

封面设计：晓石

达拉斯

(美) 李·雷恩特里著 朱雍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114/16·插页2·字数248,000

1987年 月第1版 1987年 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30

统一书号：10093·795

定价：2.30元

ISBN 7-207-00095-2/I·18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美国西部豪富家族的家史。

本书细腻而生动地描写约克一家复杂的家庭关系。约克历经四十载，不择手段建立起实力雄厚的石油公司，妻子艾莉继承父业经营牧场，约克一家成为达拉斯城的豪富。正当约克梦想他的事业世代相传，求存不朽之时，石油公司因舞弊案而面临深重的危机，家庭内部又迭遭不测，父子、兄弟和妯娌之间也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由于一个交织着爱与恨的家庭反映出当代美国的人间相牵联着人们所热切关注的种种社会问题，从而在美国及西方世界产生了戏剧性的结果：“达拉斯”热。

山姆·索思沃思已在弥留之际。此时外面的天空阴惨惨的，乌云低垂，阵阵闷雷声从远处传来。

划破天空的闪电和撼天动地的雷声马上就要来了——艾莉想，这是对父亲一生的赞词。这篇赞词还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容：毒日头、砂纸般的风和一条饥渴的路。然而，这悲哀的天空又如何能描述出辛苦劳累、流血和死亡呢？

山姆翻了个身，睁开眼——一双疲乏的蓝眼睛，曾经为提防灾祸瞭望过千山万水。艾莉想，在这张亲切的脸上，是凝视暴风雪和炫目的阳光使眼角印上了皱纹，是当机立断在如今的瘪嘴周围刻下了深沟，是愿望和经历留下了疤痕。

“父亲，你要什么？”

山姆虚弱地轻声说：“威士忌——水。”这声音就象沙漠的风掠过砂粒，从粗大的仙人掌间穿过。

艾莉急忙在红棕色的酒里兑上水，扶起父亲的头，见父亲头发稀少，淡银灰色被单下病骨嶙峋，心里十分难过。山姆咽着酒，酒又从嘴角滴了出来，他是个老烟鬼，嘴角留下了褪不掉的黄斑。

他的枕头旧得褪了色，薄得快破了，老伴不知缝过多少次，已是线脚擦线脚了。这时，他的声音比方才大了些，可仍象枯叶沙沙作响：“男子汉——男子汉绝不能这样困在床上。”

艾莉从没听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她等待着，弯腰凑近父亲，心里一阵阵的酸楚。

父亲说：“牧场的情况还不太糟，在这儿干下去，为复苏牧场干一辈子吧，苦也好，累也好，就是再难熬你也得乐观地挺下去呀。”

“父亲——”艾莉低声喊。

山姆那双青筋暴突的手摊在被单上。艾莉把手合在父亲手上，脸颊贴着父亲皱巴巴的古铜色皮肤，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哭啥？”父亲说，略有些激动，那声音就象风吹动了树叶，“自从你妈妈死后，我一直是单枪匹马地干。”

床颤动起来，旧弹簧吱嘎作响。艾莉紧握住父亲的手，知道父亲临终了。黑影已经拖得老长，她想站起来点灯，可是终于没有动。

父亲说：“艾莉，你是我的骄傲。你又当女儿，又当儿子，还是跟我共患难的朋友呀。你是我的一切，孩子。”

艾莉想去吻父亲的手，又怕引起他不安，只得擦去滴在他手上的泪水，坐得笔直。

沉默了许久，艾莉心里害怕，又俯下身子去听父亲的心脏。父亲说：“如今我才懂得印第安人的感情了：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活着悲叹。”

“您从来就没有悲叹过呀，父亲，”艾莉说。

“是的，我也从不乞求，从不。可我现在要求你，孩子。”

“您说吧，”艾莉说。

“这牧场，”父亲低声说，声调颓丧起来，“这土地，艾莉，他们想在我的地上钻石油，这是我父辈的土地呀。他们——他们想叫这儿的空气变臭，水变脏，草变黑呀——不能——”他的眼睛闭上又用力睁开，“不能让他们这么干，答应我，女儿。”

“我答应，”艾莉说，她闭上眼，胸部有如紧束着皮带。

“我答应，父亲——我答应。”

她心里暗暗祈祷上帝，助她信守诺言。她觉得上帝一定在谛听她的话，一定近在左右。

“这就好，”父亲喃喃着。

当艾莉睁开眼，只见父亲干瘪的身躯已经挺直了。

父亲死了。

第 一 章

方圆几里的酒鬼、铁路边的流浪汉和衣衫破烂的农民听

说狄格·巴恩斯在买酒，便纷纷挤进酒店。

约克·埃温也挤了进去，推开这些胡子拉碴、咧着嘴笑的人。这些人在发财梦破灭之后落魄潦倒，浑身散发出汗臭和失望；而狄格那身粗布衣服，尽管污迹斑斑，却似乎散发出香味——金钱的气味。

这种场面约克见过多次，因此他很讨厌，也不愿给他付帐。他知道这个离油井工地最近的酒店只是个起点，以后狄格会越闹越不象话，酗酒，打架，逛窑子，赌钱，结果留下一大叠象牲口身上的烙印一样宽的借据，他会醉倒在阿马里洛和阿比林之间的什么地方，让人瞧着可气又可怜。然而，狄格却认为：干吗不及时行乐呢？又有一个油井等着他，他只要变戏法似地一摸，那油井便会喷出黑色的金子来。

“他来了，”狄格大声喊，“那是我的伙伴，合伙人——给他让个坐儿，你们这些粗人，给这个穆尔舒县的迈达斯^①让路，只要我狄格打出油来，他就会越来越阔。”

约克想，狄格的体重倒是撑得住他九尺高的个子，可他身骨是软的。他打出一个油井后，就会独自跳起爵士舞，好象是对井架在跳似的，可看他的神态，却是个地道的流浪汉。

约克连看也不看给他端来的红色的威士忌，说：“你压根儿就没打算封口。”

“妈的，”狄格说，“我只管用鼻子闻出哪儿有油。该谁干的就归谁干——让那帮粗人去接着干吧。油喷不多的。”

① 希腊神话中佛神宙斯之王，以巨富著称。

“你就是性急，”约克说，“急着进城。”

狄格象一只短腿鸡准备格斗一样，叉开两腿，缩起脖子，说：“妈的，我找到了新油井，你倒可惜起喷出的那点油来。值多少，六块还是七块一桶？”

“八块五一桶，”约克说，“淌掉的钱比这帮流浪汉干一天挣的还多——要是他们干的话。”

“嘻，”狄格说，“喝点这有劲儿的威士忌润润嗓子眼，你就不会这么抠门儿啦。来，满上一杯，时光一去不回头^①。伙计，活着图个啥？好车一回只能开一辆，牛排吃够了就吃不下去，玩女人也有腻的时候。”

他用胳膊肘在约克肋部碰了一下，说：“喝一杯吧，伙计，你挣的钱一辈子用不完，除非也象我似的花钱如流水。”

有人哄笑起来，连连捶着狄格的背，于是狄格又给那些酒友添酒。一个流浪汉也在约克背上乱捶，约克回头白了那人一眼，那人才老实了。

约克对狄格说：“你才走，艾莉就骑马来了。”

“你吃醋啦？乌鸦说，艾莉诺^②——。艾莉绝不会责怪男人的奉承，她知道这是天经地义的。”

约克猛吸了一口雪茄。他说：“艾莉说她父亲死了。一定是在你找到了新油井，我正忙着在县里租便宜地皮时死的。艾莉没说什么，心里是十分难过的。”

狄格眨了眨眼，拿起酒瓶咕嘟咕嘟地喝着。“这个老山姆还想守着这片地等上帝死了呐。我看这下艾莉倒轻松了。

① 狄格引用的诗句。

② 狄格随便引用的诗句，艾莉诺是艾莉的昵称。

她可以租掉一些地，摆脱束缚，你不是挺内行吗？我能在牧场南四十英亩的地方找到油，那儿有一条打西面流来的小溪——”

“混帐话，”约克说，“山姆是她父亲，死人还没下葬你就去找油？”

“听听这是谁在说话呐，”狄格说，又喝了一大口酒。

“你是只讲生意经的人，你很清楚，山姆对钉着他租地的人决不留情。艾莉当然也知道。谁不知道沙士福克牧场眼下是生死关头，牛价不上涨，艾莉只有靠出租土地来维持。”

一个满嘴酒气的人靠在约克身上，约克厌恶地用胳膊肘捅了一下那人的肋部。“山姆跟咱们钻石油的从不往来，他说过不能把他的这片好地变臭。”

“说得不错，”狄格笑了，“可现在山姆死了，艾莉是个明白人。”

“你一点也不了解她，”约克说，“她只听她父亲的话。”

“我不了解她？”狄格缩起头，笑了。

约克把一杯酒举到狄格的下巴边，险些撞着。“喝吧，你这个笨蛋，”他说，“喝成个酒鬼，把钱统统花在这帮骗子身上，一个子儿也别剩。反正总能找到新油井，对不对？”

狄格嚥起下巴说：“对，在得克萨斯州，论找油井没人比我强。找吧，你会找到的，可别垂涎友人之妻^①。”说着把酒瓶砰地一声放在酒柜上。“听着，我跟你谈不上什么交情，你只是需要我找井罢了，可是我们是相互利用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合伙人，你找不到一个比我强的人钻井，我

^① 狄格引用的诗句。诗编：《圣经》卷一，第廿二章，第廿七节。

没说错吧？”

他背对着约克，拳头捶着酒柜，嚷着要酒，要雪茄。酒柜那儿正有人在打架。约克看着狄格宽厚的肩膀，看了良久，然后转身挤出人群。走到门口，不小心踩了别人一脚。那人喊了起来：“你没长眼——”

约克抡起左拳使劲朝那人打去。那人一头撞到墙上，两眼发直，倒了下去。约克走出门外，上了沾满泥浆的汽车，这才觉得指关节里不再卜卜地跳了。

他砰地关上车门，抓住方向盘，把车驶进了夜色。兴许狄格没说错，再也找不到象他这么能干和幸运的钻井人了。要是能找到一个就太好了。

车开到油井附近，约克见那儿一片忙乱。伙计们也许正在封井口，干得对。他可以放心再去沙士福克牧场找艾莉，问问她的打算了。于是他循着山间迂曲的土路驶去。跳动的车灯吸引着飞蛾，纷纷扑到挡风玻璃上。他不明白自己干吗要急着先去找狄格·巴恩斯。

当艾莉到工地找狄格倾诉心中的痛苦和不安时，却扑了个空，她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去找狄格也许是这个原因吧。然而，他怎能去对艾莉说狄格不会来了。为了不加重她的精神负担，就只好撒谎了。

他倒并不为撒谎犯愁，天晓得他每天要撒多少次谎。做生意不撒谎是行不通的，你要讲忠诚老实，只有躲在角落里不跟人往来。不过，对艾莉撒谎却是另一码事。如果艾莉能透过狄格那爱吹牛的诗人似的外表看到他空虚的心，那就不必对她撒谎了。

唉，艾莉倒底图狄格什么呢？她是个多情、骄傲的女人，降生在骑马到西部和山姆·休斯敦^①一起打天下的索思沃思家族。她是这块土地上的女人，矮小而妩媚，老实却又有主见。不爱烫发，秀发披肩，有时干活怕碍事就索性绾起一个结；不爱涂脂抹粉，有时在嘴唇和双颊略施淡妆，也绝不是摩登女郎的那种方式。她不追求时髦，可依然风韵动人。她的淡妆看上去浑然天成，宛如山雀身上的露珠。

她仪态大方，没有城里小姐那种轻佻、傲慢和朝三暮四的习气。可是她为什么偏偏看中狄格？她应该看到狄格不值得爱。狄格会在打斗中被人捅刀子，会从井架上摔下来，会去坐牢，在牢房里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为什么象艾莉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漂亮女人会爱上狄格这么个浪荡鬼？

她要当心呀！艾莉不是那种人尽可夫的贱货，不会钻进干草房跟野男人发泄私情。她和索思沃思家的人一样忠厚，和她父亲一样鲠直，洁身自好。当卡车驶过低洼地时，约克紧紧握住方向盘。多少个夜晚他想起艾莉光着身子跟他的合伙人睡觉，就辗转反侧。他时常梦见艾莉光滑的身子和丰满的胸脯，梦见她炽热的情欲……

“妈的，”约克想，“她一定会显示出另一种力量，把她的活力用在比狄格更重要的人身上。”

他开车驶过的这片土地，一望无际，牧草丰茂，都属于沙士福克牧场。一个单身女人如何能管得了这么多地。虽说牛价以后可能会上涨，可喂下一头牛只能卖个牛皮钱，甚至

① 1793—1863，美国政治家及将军，曾两度任得克萨斯共和国总统，后任美国参议员。

连这个价也没有哩。如果老山姆肯卖一些地给石油商，而不是对每一个踏进牧场的暴发户心存疑惧，那么他留给艾莉的就决不会是一个抵押户的名声。约克笑了，现在沙士福克这个名字扔在钱箱里，连一个当朗声都不会有。一九三四年，连银行也是捉襟见肘呀。

这年头美国的老百姓都忍饥挨饿，勉强度日。经济大萧条将油田变成了乞丐王国。这些勒紧裤带的乞丐为了五块钱一天的工资来油田干活。他们大多是第一次见到油田，从没听说过石油从地下喷出时的咕噜声，也从没见过黑色油柱直冲天空。钻出的井无油或贫油，一个小石油公司就会立即破产。

约克把车开过一个多丛林的弯道，然后只用一只手扶方向盘。象狄格这样的钻井人十分吃香，他技术高，运气又好。在众多的小石油公司中，埃温——巴恩斯公司就算是佼佼者。公司能兴旺发达，除了狄格的钻井技术，主要还是靠他约克精心经营，到处奔波租借土地。

或许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约克心想。狄格花钱入不敷出，从不考虑输油管 and 装运，不考虑泥浆的问题，不考虑要不要买新的发动机和钻机，不考虑石油装桶和出售，更不会去考虑如何避免象掀死一只棉子象鼻虫那样被大公司压垮。租一块油田，要让它尽快生利；如何轻易争取到那些多疑的土地所有者的租借签字——这些也很重要。

车灯照亮了一个大宅院，约克放慢车速。奇怪自己竟来这儿而不回油井去。索恩沃思家周围已经停着许多小汽车、卡车和轻便马车。邻居家的女人们会来给艾莉的父亲办丧事，

守丧之夜还会有许多人来陪伴艾莉，明天，牧师会在小山冈上索思沃思家坟地为山姆祈祷，艾莉会放声痛哭，可她不会打扮得引人注目。

约克关了车灯和发动机，在黑暗中坐了片刻，凝望着古老的大宅院灯火通明的窗内晃动的人影。山姆下葬后又会怎样呢？艾莉会出租牧场南四十英亩的地来减轻负担，还是也象她父亲一样固执，诅咒臭石油毁坏了天生便是养牛的乡村呢？

约克想，他会看到艾莉得到她所需要的一切，比方贷款——干脆说是奉送吧。下了车，他摇了摇头，不，艾莉是决不肯接受这种礼物的。他深深吸了一口夜间的空气。他要去问候艾莉，装得象个正人君子那样对艾莉撒谎说找不到狄格，然后到工棚去宿一夜，明天在葬礼上要站在艾莉身边。这以后便是谈生意了。艾莉必须大胆作出抉择，畏畏缩缩，去听信狄格不着边际的空论，对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艾莉望见约克走过客厅。一个象牛仔那样的大高个，皮肤黝黑，眼角已经有了不少鱼尾纹。她朝约克慢慢走去，心里在想，这个约克是不曾有过青春的，从小孤身一人，长大了就出门闯天下。

约克低头看着她，一双大手拧着帽子。“艾莉，我找不到狄格，我想他听到消息会赶来的。”

艾莉说：“是见石油了？井喷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声音他什么也听不见。他就是这样的人，约克。”

“他就这样，”约克也说。艾莉看得出约克心里有话，

却不知怎么开口，即使说了出来，这番话她此刻也不愿听。

“喝杯咖啡，”艾莉说，“要不就喝杯酒，麻烦你了，谢谢。”

约克紧紧握住她的手。艾莉感到约克忽然打了个颤。她说：“约克，光临寒舍，不胜荣幸。父亲只有我一个女儿，有些事本该是男人做的。”

说完便又向女客们走去。那些满面皱纹的老太太都是艾莉父母生前的朋友，此刻她们更加忧伤，更加疲累，因为她们的同辈人又走了一个。女客里也有和艾莉年龄相仿的，都出嫁了，有的已经做了妈妈，有的正怀着孕。

当艾莉走近她们，窃窃私语便停住了，她猜得出方才她们在说些什么：可怜的姑娘，为了她父亲只好不出嫁，象男人一样干活，连找个恋人也没工夫……那帮钻石油的都向她献殷勤，可是上帝知道她看不上他们……现在这家业她只好一个人来管，难道她真想做一辈子老姑娘不成？

艾莉望着她们的眼睛：一个个都很哀伤，她想，但愿她们能了解真情。她十分悲伤。可是父亲毕竟久卧病床，而她象别的女人一样被男人爱抚才几个月。要是这些开始发胖、自鸣得意的女人能知道这件秘事就好了。

她们中间有谁能灿烂的阳光下接受男人的爱抚呢？爱得这么深，这么强烈，这么长久。表地在旋转，她跌倒在她也毫不在意。她的情人十分大胆，竟溜进她的卧室，和打鼾的父亲仅一墙之隔。她的同伴里，又有谁知道这段甜蜜而令人心惊肉跳的往事呢？

狄格懂得女人的心，对她从头到脚了如指掌。他懂得温情，不象别的男人那样粗鲁，他既会大胆去爱，又会逡巡不前。

想到这儿，艾莉周身热辣辣的，沉湎在幸福感中。这时父亲的遗体已经装入棺材，抬到屋外去了。她扬起脸，朝屋内望去，见约克正凝视着她。

她想，父亲年轻时一定很象约克。约克老了也会和父亲一样是个倔老头。他俩都沉默寡言，固执己见，不肯说出真情实感，当然更不肯对人说：“我爱你”，或“我需要你”这一类的话。他俩有共同的性格：志向比别人高，也比别人能吃苦；可是两人又不同：一个是牲口，一个是石油，仿佛隔着一道铁丝网。其实这原本是不必要的。许多大牧场主都采取骑墙态度，既不放弃养牛，又靠石油挣钱。

约克和父亲老是象两条公狗初次相遇时那样互不相让。或许这倒是他俩十分相似之处。

不过，父亲对狄格却从不理会，或许因为狄格象是从这寂寞冷落的地方升起的一股热浪，他象春水一样闪着微光，给人凉意，又象海市蜃楼一样，不等你走近便销踪匿迹，然而父亲并不认识狄格。艾莉直勾勾地望着屋内的约克，望得约克脸红着转身走了。

父亲也许曾经见过狄格，可决不会认识他。

第二章

当狄格搂着艾莉的时候，他便是艾莉心目中的巨人；他走了，他的形象仍高踞在艾莉的记忆里。艾莉觉得他并不矮小，生活里的一切都没有他重要，因此，不管他有什么过错，她都可以原谅。狄格爱耍小孩子脾气，爱出风头，吹嘘自己的成功。不过象他这样小有名气的人，也难免会这样——艾莉是能理解的。

如果父亲死而有知，无论如何也不会要狄格或者任何一个浑身发出石油气味的人来参加他的葬礼，甚至也不会要那些老乡邻前来吊丧。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硬汉子，从不叫苦，虽然从他那疲累的蓝眼睛和黧黑的皮肤可以看得出他一定有许多难言之苦。自从妻子发高烧病故之后，他没有再婚。偶尔去妓院，也只是聊天解闷而已。他把艾莉当儿子，艾莉长大后，他便象对男子汉那样看待她。他或许也很爱她。

艾莉死了父亲，可要做的事还很多。她需要狄格来填补留下的空白，把牧场维持下去。那个大个子约克，粗手笨脚的，会和往常一样，在纳瓦霍地毯上走来走去，问艾莉有什么要他帮忙，什么都行。

狄格一路这么想着回油井去。他这两手足以使约克屈